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學院藏稀見

民國新聞
史料彙編



方漢奇 王潤澤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燕京大學新聞系 輯

新聞學概觀

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印行，民國二十四年（1935）鉛印本

第二十三冊目錄

新聞學概觀	一
暹京華僑時報新館舍落成特刊	五九
燕京大學新聞系新聞學文字書目引得	一三
燕京大學新聞系概況	一四九
國際新聞讀法	一九九
經歷	二八五

新聞學概觀

新聞學概觀

燕京大學新聞學系

目錄

新聞學概觀

弁言

- 一 中國新聞紙的前途 陶孟和
- 二 一個教育家的新聞學觀 高厚德
- 三 一個哲學家的新聞學觀 博晨光
- 四 一個學歷史的人對於新聞學的觀念 洪煨蓮
- 五 中俄合作問題 徐淑希
- 六 一個新聞教授的新聞學觀 聶士芬
- 七 我對於中國報業的幾個意見 梁士純

弁言

這幾篇東西，除開末後兩篇是在燕京新聞學會所講的，其餘的全是本學年度新聞學討論會的講演稿件，這些講稿全是以不同的立場對於新聞學作一種有統系的觀察和評判。由這些觀察中，吾人深感到新聞學(Journalism)與各種科學及人的整個生活，是有一種極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的。

吾人也感覺在一個社會之中，其進化愈速，則其新聞事業之發展亦因之而愈大；其新聞事業發展愈大，則社會之進化亦而愈速。換句話說，社會與新聞紙的關係是彼此的，是連環的。既然如此，新聞事業對於中國的前途是可有莫大貢獻的。尤其是在中國這個過渡時期之中，教育之普及，經濟之發展，政治之建設，社會之促進，皆有賴於新聞紙上的宣傳與提倡之必要。

已往或即現在，中國的報業常被一般人所輕視，考其原因，最重要的不外乎（一）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報業的本身未能切實明瞭，（二）報界的人，對於其事業自身

的地位及使命沒有清晰的覺悟。吾人刊行這個小冊的最大的願望；一方面是要使報界的人對於他們的事業的地位及使命有一種新的覺悟；而另一方面要使社會一般人對於報人及他們的事業有一種切實的瞭解。若是關於這兩點能有極微的貢獻，那這個小冊就不枉出了。

燕京大學新聞學系梁士純識

二十四年一月五日

中國新聞紙的前途

陶孟和

新聞紙是近代文化的產物。牠不是「自古有之」。從表面觀察，必須一方面有多數識字的民衆，一方面有傳遞消息的方便，牠才可以發達。在中國從事新聞事業的人要認清這一點。中國新聞界要打破這兩種條件的限制，才可以有大發展的希望。在現在國民的大多數都不認識字，並且除了沿海沿江各省，傳遞消息異常困難的狀態之下，我們還不能希望新聞紙可以成爲社會上一個大的勢力。

中國的新聞紙還不能與現代文明國家的並駕齊驅。但是我們也不持對於後者已經發展的情形，做一個粗略的觀察，以觀我國新聞界的前途。歐美各國的新聞紙，似乎可以分爲三大類。一類是完全以營業爲目的的，新聞紙的編製與發行都從獲利一方面着想。吸收讀者，或是吸收廣告，以增益業務的收入，特別是後一種辦法，即吸收長期的，大篇幅的廣告最爲方便。這樣的新聞紙差不多只是一個生意的組織，很少文化的意義。我們不能說這種新聞紙完全無用，完全於民衆沒有好處，因爲

她無論如何是地道的新聞紙，並且因為牠財力充實，可以延攬有經驗的訪員，報告消息，可以特約有名的作者，撰述論文，可以在編輯與印刷上投巨額的資本，所以還有時可以供給讀者有價值的讀物，並閱覽的愉快。但是牠的危險就是牠的目的不是在傳播正確的消息，不是在映出公道的輿論，牠不過用每日的刊物做牟利的工具；既然牟利成了牠的主要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有的時候，為達到這目的寧可放棄新聞紙固有的任務，犧牲新聞紙業所應具的道德。專以營利為目的的新聞紙，各國都有，在新聞業幼稚的中國也不幸已經發現了。在資本制度之下，我們不應該對於營利的新聞紙，指責過甚，因為營利是這個制度的基礎，賠錢或絲毫無利可圖的企業，除非慈善家，沒有人肯幹的。但是我們所要指責的，是新聞紙只知牟利，而不知其他，既然獲利而不求業務的改進，已經獲利，不肯滿足，還要求獲更大的利。這種新聞紙在社會上沒有什麼大的功用的。

第二類的新聞紙是代表社會上一部分的利益，一個政黨或是一種產業。在自由主義的國家裏，人民的政見在不妨治安的條件下，得自由發表，於是他們也得因政

治信仰，階級利益，或經濟利益之不同而成立若干政黨。在政治生活已經有長期發展的歐美各國，政黨的新聞紙，即代表政黨意見及利益的新聞紙，最爲發達。因爲政黨與經濟利益常有不解的緣，如地主利益或製造家利益，資本利益或勞動利益，常爲政黨的成長與維持的基礎，所以有許多新聞紙一方面代表某一政黨，一方面代表某種的經濟利益。這種新聞紙可批評之點，是牠只代表國民的部分的利益，對於許多問題的認識及討論並不能從國民全體的立足點出發。但是我們要承認在一個大社會裏，部分的利益自有他的地位，因爲在複雜如今日的社會裏，我們沒有方法使人人都利害相同。地主，企業家，農夫，工人，資本家，勞動者，各代表一個國家裏一部分真實的利益，雖然這些利益常是矛盾的或相衝突的。我們不能否認每個利益的真實，因此我們也就應該容讓，甚至於可以說歡迎，每個利益發表牠的見解，表示牠的態度。

代表政黨或經濟利益的新聞紙在歐美各國占新聞界主要的勢力。牠所映出的雖然只是部分的利益，但是因爲牠一方面能够就着切身的利益，親切的，誠懇的表示

態度，牠一方面給執政者對於部分利益的較真切的認識，所以牠對於社會進化，政治進化有極大的貢獻。在一黨治國的中國裏，非政府黨的新聞紙當然無從生存。在中國的經濟利益還沒有發展，各種產業還缺乏健全的組織以前，代表經濟利益的新聞紙一時也還不能出現。假使中國要有常軌的發展，這類新聞紙功用頗大，當然不可少的。但是必須在各種經濟利益，如農業，工業，勞動者，企業等有了相當的組織與勢力，這樣的新聞紙才可以產生，才可以維持。

第三類的新聞紙是政府的言論機關。這類新聞紙的出現只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本來政府的職能不在乎，不在乎說，所以政府只需要一種公報，發表他的政令，或法令，將辦法告訴民衆就够了。英美各國向來無所謂政府機關報，法國的「時報」(Le Temps)最多只可稱為外交部的喉舌，並非全政府的機關。在常態的政治狀況之下，政府的新聞紙是沒有地位的。只有在迭克推多專政之下，無論這個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或是個人的，政府的機關報才能立足。這種新聞紙變成了政府保持政權的一個主要工具，用他宣傳政策，以改造人民的見解與意志。政府既然需要自己特設言

論機關做他的左右人民意志的工具，那些與政府的政策或見解不合的新聞紙，當然要被禁止發行，或被強迫改變態度。現在俄意德三國裏，一切的新聞紙都變成政府御用的言論機關了，其中有由政府自己主持辦理的，有由私人或團體企業，代表某種經濟利益的。前者完全代表政府固不必言，就是後者也完全要跟着政府的意向轉移。結果，全國的新聞紙全是歌頌政府的文章，沒有一字或一句敢對於政府有所批評（關於這一點，蘇俄的新聞政策稍有不同。蘇俄爲促進工業化起見，關於工業上或效率上的問題，可以盡量批評，但對於立國的主義及主要的當局，如有所評論，則嚴格的不許）。不特此也，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消息，凡是妨害政府的利益，不合政府的脾胃的，都一概禁止登載。爲防止國內的實狀傳播到國外起見，對於向外傳遞的新聞，設嚴格的檢查，或將原文任意修改，然後傳遞（關於這個不幸的情形，一位有經驗的美國新聞記者，George Seldes 在十一月號的 *Harpers Magazine* 上說的最清楚。他的題目是「撒了毒的世界新聞的源泉」）。在這種情境之下，新聞紙可以說完全失掉了他的功用了。